

四部叢刊續編集部

高山文集

卷一至卷十

上海涵芬樓景  
印舊鈔本原書  
葉心高十九公  
分寬十三公分

文集卷第一

嵩山景迺生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奏議

元符三年應詔封事

四月十九日宣德郎知磁州武安縣事兼兵馬  
監押臣晁說之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  
下臣伏聞春秋正始之義莫大于即位之始恭  
惟陛下即位之始德音寬大民心說豫一  
日四方萬國莫知其狀而同聲騷呼相慶盛矣

哉天命之所授者人心之所歸也竊以陛下  
始初清明黜闔宦之詭隨者一二人斥侍衛之  
不正者數十人散後苑之竒工數百人天下之  
士莫不知陛下之尚祖宗之恭儉也前日  
海巡親事官星散民間專以防民之口伺民疑  
似之過使道路惴惴不敢以目者一切罷去  
天下之民至于指天吐氣覺身有宇宙之寬沛  
狀游泳之適皆曰復得祖宗之京師以居矣  
昔唐褚遂良當高宗時貶死愛州其後更明皇

憲宗之盛不得歸莽何幸 陛下 一日即位錫  
鴻恩俾劉摯梁燾范祖禹等莽自嶺南聽子孫  
叙用竇度越前王有漏泉之澤也甲子 詔書  
褒揚趙普殊勲官職其子孫于是乎又有以見  
陛下思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使天下咸知  
國家太平之基有自也恭惟 陛下積是數  
者之甚盛德宜乎日月光明五星有度乃四月  
朔日有蝕之者五行災異之說陰陽勝復之論  
臣不敢為 陛下道也天意若曰 陛下方崇

明德其適見以左右。陛下乎古之明君以無  
災而懼曰天其忘予良有以也。陛下惻然發  
德音赦宥四京。詔中外臣庶實封直言。聖  
躬之闕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風俗之  
美惡。朝廷之德澤不下究者閭閻之疾苦不  
上聞者悉心毋有忌諱誠得其所以戒懼而仰  
足以奉天意也。臣雖至愚賤不覺感極以泣曰  
何幸今日復覩國家之有此詔也。第五倫坐  
長安市中每讀建武詔書而歎息曰此聖主也。

臣意今日復有倫輩者多也如臣之愚賤輒敢  
罄片日之誠獻芻蕘之言凡十事以奉明詔  
之萬一惟陛下赦其狂瞽財幸其一曰祇德  
其二曰法祖宗其三曰辨國疑其四曰歸利  
于民其五曰復民之職其六曰不用兵其七曰  
士得自致于學其八曰廣言路其九曰責多士  
其十曰無欲速無好名高何謂祇德臣聞帝王  
居天下之崇高因天下之利勢不患乎力之不  
足以治而患乎不以德為治也如其檢身積思

風夜勉。以祗厥德則有才而不自用內聰明  
而不自肆雖學而若無所知雖文而若無所能  
雖辨智而虛己恭默既與人而不猜忌好謀而  
莫之蔽任賢而名實稱享治隆而克永終動必  
稽古為必畏天與天下四海同其安樂而為法  
使世。可繼傳之子孫帝王無窮也此堯舜禹  
湯文武成康之躅也苟其德之不祗而力之為  
尚如漢武帝之雄才大略適足以罷中國唐明  
皇之聰明無不及而不免祿山之叛梁武帝內



外之學俱博且善而身辱國危梁元帝之文足  
以著書而身執國分隋煬帝博辯多智而招江  
都之禍隋文帝驅駕豪傑平一天下而猜忌殺  
戮國不再傳唐德宗強明文藻陽尊賢士而以  
猜忌陰親小人出居奉天晉武帝好謀善斷遠  
平敵國而近蔽于妻子社稷用傾晉元帝人材  
衆多無任賢之實竟不能興晉之統而致石頭  
之辱宋文帝元嘉之治獨隆于數百年間而元  
亮之酷亦以云甚嗚呼德之爲治可不勉哉昔

自三代而降帝王之德莫盛于漢文居明光宮  
天下斷獄三人後世莫之及已議者皆患漢文  
不能盡賈誼之材使其功烈猶有可愧焉者臣  
愚獨以謂不朕蓋誼之言不純于德化實未與  
文帝之意相當文帝非不知用而實不欲用也  
夫間賈誼之言而不輕于作為不誘于功名挺  
朕不改其清淨無為之操此漢文之所以致盛  
德者也蓋自古頌治之君溺于名人可喜之論  
而不憚變更祖宗法度輕于作為自欲暴功名

于百王之上而卒貽天下後世之大患者不一也臣是以知漢文之爲盛德也景帝之材業皆非文帝比而後世之稱治君必曰文景以配成康何也蓋景帝之繼文帝不必創有所能而能不改文帝之恭儉不失文帝之德化是亦文帝也逮夫武帝興而文景之風墜矣君子謂漢道于是乎始衰矣不待元成間也武帝之材業實視景帝爲優有尊詩書之名有修禮樂之觀豈不美哉而兵窮絕域刑及反唇利志秋毫天下

騷賦不勝其聲使斯民不覩詩書禮樂之有益  
云者無它焉不如文景之有德也武帝嘗從容  
問東方朔曰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  
禹湯文武成康上世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  
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  
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絳足履  
革舄以韋帶劔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經無文  
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  
以是天下望風成俗昭朕化之武帝淫侈如此

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武帝誠能推甲乙之帳燼之于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豈可與比治矣善乎朔之此對直以孝文爲堯舜謂唯孝文之恭儉可以救當世之弊也使朔之對不知出于此而迎意諛悅陋文帝之恭儉高引闕駭增武帝之盛氣則朔者漢家之罪人也朕朔之言豈獨爲漢之利哉臣願陛下視今日宮中有可推者推之不必甲乙帳也有可却者却之不必走馬也不役

耳目而不期正百度百度自正天下自治也何  
謂法 祖宗臣間人君之于國猶人臣之于門  
戶比稱崔盧尚稱王謝文質風流之不同有祖  
考之舊存焉繼世守文之君何必厭百年之積  
累而欲新一日之耳目哉昔仲康昆弟之于太  
康述大禹之戒也伊尹之于大甲明言湯之成  
德也周公之于成王固非文武之誥教也漢宣  
帝稱漢家自有制度是也天下固非一道如其  
近求諸祖宗而不合則遠考之古王未為晚也

周公之誥康叔先之以祇適乃文考而後使往  
敷求于商先哲王乃卒使之別求聞由古先哲  
王是其序也夫祖宗之德孰可得而私哉皇  
矣言文王之德而本之于大王王季大明言武  
王之德而本之于王季文王所以致其盛也自  
古以來未有如本朝太祖太宗真宗  
仁宗英宗神宗聖祖相繼之盛者也後  
世繼成守文之君宜其憲章發揚之不暇而陋  
彼皇矣大明之詩乃者朝廷命今之辭臣下

敷奏之言掩不發揚重光之赫奕徒誇歲月之  
新美不知何說邪臣竊覩周公作無逸戒成王  
歷序太王王季文王之德而不及武王召公作  
公劉戒成王尊道公劉之業而不及文王武王  
古之人寧舍近取遠揆其原而致其盛未有簡  
祖宗而自翦伐者也祖已言于高宗曰典祀無  
豐于昵良可念哉臣不知乃者其文不足以發  
揚歟其實未足取法歟惟我祖宗之德澤宿  
于民心而耆老尚多能道之謳歌不忘也施設



舉措之詳則國史存焉臣願陛下俯察民心  
仰鑒國史祇承祖宗之典刑其恭儉勤勞宜  
于今日乎而受諫納言好于今日乎尊賢貴士  
誠于今日乎用兵用刑淡于今日乎取于民者  
多寡于今日乎躬自允迪以福斯民實在陛下  
下臣不勝天下之願也昔在仁宗時嘗詔學  
淑為三朝訓鑒圖既又詔富弼為祖宗故  
事石介作三朝聖政錄之上仁宗嘉納焉  
神宗固衆書詔近臣作寶訓則夫祖宗